

# 缘起与性起

佛 日

孔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佛法浩瀚深广，法门八万四千，有无一以贯之者？曰：若论一贯佛法者，当数缘起法。此法可谓全部佛法的基本原理，佛教义理之纲宗，被视作佛陀之法身。缘起义的至极理趣，名曰“性起”。

佛法，若广而言之，则三藏十二部教海，洋洋亿万偈，直饶说得天花乱坠，地老天荒，犹说他不尽。若略而言之，则可总摄于一“缘起偈”。昔日印度各地建塔造像时，皆在塔基或佛像内安置此偈。《造塔功德经》载其偈云：“诸法因缘生，我说是因缘，因缘尽故灭，我作如是说。”（一译“诸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，彼法因缘尽，是大沙门说。”见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四）经称佛言：“如是偈义名佛法身”，“若有众生解了如是因缘之义，当知是人即为见佛”。故此偈亦称“法身偈”、“法身舍利偈”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见因缘故，则为能见佛，见苦集灭道。”“破因缘故，则破三宝，若破三宝，则为自破。”昔日舍利弗为外道师，便因闻阿耨婆比丘转述佛说因缘偈，当下心开意解，见法证道，成为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大阿罗汉。

本文拟依据经论，对缘起法的义理作一勾提贯摄，以便初学者掌握佛法大义，获得于千经万论融会贯通的总持智。

## 缘起法则的基本内容

缘起，梵文曰Pratityasamutpada，亦译“缘生”，或作“因缘生”、“缘集”。缘（Pratyaya），意为所由藉、依赖的东西，略当于今所言条件，缘起或缘生，意谓依一定的条件而生起、由相互依从的关系而成立。《俱舍论》卷九引上座部说释云：“种种缘和合已，令诸行法聚集生起，是缘起义。”谓缘起之义，是种种条件合集而令各种现象生起，这在《解深密经》等称之为“依他起”。

缘起的基本原理，是《阿含经》中多处宣说的“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（亦译“缘是有是，此生则生”）；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”一偈。偈意谓依托一定的条件而生起，亦随所依条件的变灭而变灭。这一原理在经中被称为最高真理“中道”，被认为是本然如是的法则，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，不因佛说与未说而有所变更，佛只是这

本然法则的发现、解说者，而非创造者。《杂阿含》卷十二载佛言：“缘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余人作。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”

由“缘是有是，此生则生”的法则，可演绎出诸多义理规律。如《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》说缘起法有无作者、有因生、离有情、依他起、无动作、性无常、刹那灭、因果相续无间断、种种因果品类别、因果更互相符顺、因果决定无杂乱十一义；华严宗四祖澄观大师说缘起法必具诸缘各异、互遍相资、俱存无碍、异体相入、异体相即、体用双融、同体相入、同体相即、俱融无碍、同异圆满十义。都是就因缘故所生法的性质和所含法则而言。以简摄繁，从一种原理或规律的角度看，佛典中所常用的缘起法则，大略可归纳为以下四义。

### 一、因缘故和而生诸法义

因缘故和，指现象得以发生的原因和条件。因（Hefu）指起根本、内在作用的条件，缘指起辅助、外在作用的条件。《维摩经·佛国品》罗什注云：“力强为因，力弱为缘。”内外因缘故集合，所需条件具备时，诸法便得生起；因缘故不具则不生，因缘故变灭则亦随之变灭。这是万事万物所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性质，是一切现象普遍遵循的本然规律。这里所说“诸法”，指有为法（Saṃskṛtadharma）而言，有为法，意谓有所造作，因而有所依待、处于生灭变易中的一切现象，包括法相宗所分五位法中的前四位色法（物质现象）、心法、心所法（心理、精神现象）、不相应行法（不属前三法的其它有为法），实际囊括了人们以通常认识方式所认识的一切现象。内而身心、外而世界的一切现象，莫不依因缘故而生，依因缘故而灭，如器具物品依原料、人工等条件而有，地球依太阳的引力等而转动，人的生命依空气、水、食物等而维持，心念依分别境相而起，思想观念依意识而生。大至星云，小至微

尘，随拈一物，随举一法，无不见其各依一定条件而生，深一层说，因缘故和而生诸法，并非如父母和合而生子女，应该说诸法之当体无非是各种因缘故的聚合，因缘故之外别无诸法，如自行车无非是各种零件按一定规则的组合，零件组合之外别无自行车；我人的存在不过是身心诸缘的合集，身心之外别无我人。《楞伽经》卷五云：“因缘故生世间，佛不如是说；因缘故即世间，如乾闥婆城。”

诸法生起的条件各自不同。大体而言，有为法的生起一般须具因缘故、缘缘故、次第缘故、增上缘四种缘故。《中论》偈云：“因缘故、次第缘故、缘缘故、增上缘，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。”因缘故即因，谓能“亲办自果”、必然产生相应果报的根本原因，法相宗释为众生阿赖耶识中所藏的“种子”；次第缘故亦作“等无间缘故”，指从时间上来看，因果相续而不稍间断的缘故；缘缘故亦作“所缘缘故”，指外在条件，法相宗释为心识所缘虑分别的境相，分亲、疏二种，亲所缘缘故为外境的信息在心识中形成的主观影像，疏所缘缘故指在第六意识之外有其实体的外境；增上缘，指其它有助于或无碍于诸法生起的重要条件，增上，为作用特别重要之义，如中药中的引子，即增上缘。一般说因缘故、所缘缘故、增上缘三缘为一切有为法生起所必备的条件，心法的生起还得具足次第缘故，后一念的心理活动必依前一念的心理活动生，实则其它现象的生起，也不能没有次第缘故。诸法皆由多缘集起，所需诸缘中若缺一缘，则不得生起。《杂阿含经》卷十二喻因缘故和的关系说：“譬如三芦立于空地，展转相依而得竖立，若去其一、二亦不立，若去其二、一亦不立，展转相依而得竖立。”佛书中常说“时节因缘故”，即使具备了一切条件，而时机这个条件不具备，时候不到，火候未足，也不能成事。

### 二、诸缘无常而因果相续无间断义

因缘故合集的一切有为法，无不为暂时性

的存在,皆处于生、住、异、灭四相迁流之中,不可能常住不变。日出日落、月缺月圆,斗转星移,四季代谢,草木青了又黄,百花了又落,身有幼少壮老死之变易,心如水波念念起灭,国土曾几经沧海桑田之巨变,历史演不完荣枯兴亡之活剧……宇宙万物,从来是一幅纷纭变幻的景象。深观万物,则见其于每一刹那,皆有生、住、异、灭四相之变迁,念念生灭无间,如《仁王般若经》所说:“是法即生即住即灭,即有即空,刹那刹那,亦如是法生、法住、法灭。何以故?九十刹那为一念,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。乃至色,一切法亦如是。”《楞伽经》说有为法“速灭如电”,《无量义经》说“一切诸法念念不住,新新生灭”,《俱舍论》谓有为法“灭不待因”。千经万论,都说无常乃一切有为法普遍共具的本性。然而,有为法虽念念生灭,却并非断灭,而是灭后即生,生后即灭,生灭相续之间,始终存在着因果相续的关系,前念因灭,后念果生,因恒生果,无有间断,前念之因,为后念果生的等无间缘。由因果相续故,不少事物,往往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久远间呈相似相续的相对稳定状态,如金刚石、黄金可亿万年不朽坏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十总结缘起的这种意义说:“依托众缘,速谢灭已,续和合生,故名缘起。”“数数谢灭,复相续起,故名缘起。”

### 三、凡有对法不相舍离义。

有对法,指互为矛盾、相对或相待关系的二法,如大与小、长与短、阴与阳、男与女、真与妄、生死与涅槃,等等。依诸法依他起义,有对法无不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,共处于一统一体中,这种关系,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五四称为“诸有对法同处一处不相舍离”。该论还说有对法具“无对性”,因其“随顺转故,由彼展转相随顺生,不相妨碍”。意谓有对法既具矛盾性,又具统一性,并非绝对互相排斥,而是双方各为

对方成立的条件,双方合集为一缘起法。

### 四、诸缘互遍相资义。

意谓宇宙万物缘起中,任何一缘,皆能遍应多缘,为多种事物作生起的条件,乃至遍为宇宙万物生起的条件,为一应多;而宇宙万物,终归亦为任何一事物生起之缘,为多应一。《华严经》云:“知以一故众,知以众故一,”即含此意。如我人之一身,于子女为父,于妻为夫,于父母为子女,于团体为一成员,于社会、人类乃至众生为一分子;我人的生存,依赖于空气、水、食物等及社会,食物等依于地球,地球依于太阳等;我人的行为,可作用于社会、地球、大气层乃至更远。广而言之,任何一缘,都是宇宙大缘起网中集成他缘不可或缺,如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所云:“大缘起陀罗尼法,若无一即一切不成故,……随去一缘即一切不成”,名曰“一中具多”。由此而言,宇宙万法彼此互相缘起,组成一个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的互相依待的关系之网,其中诸缘由有力、无力、有体、无体、同异、隐显、主次等不同的性质和关系,相即相异、相摄相入,呈现出互相交参、重重无尽的纷纭景象。

佛学的缘起法则,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朴素辩证法,其内容与东西诸家辩证法思想显然有不少共同、相通之点,可谓万世不移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。缘起法则,被佛教诸乘诸宗作为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。

从缘起论来看,一切邪见异执的错误,终归于违背了缘起法则。佛典中所破斥的十六异论、六十二见等,其病因无不在有违于缘起法则。如计物质等实常(常见),违诸缘无常义;计人死后断灭(断见),违有为法必然因果相续义;执身中有不死的灵魂“我”(atman),宇宙间有自在的造物主(自在所作论),违诸法唯因缘合集而无作者义;执一切自然而有(无因论),违诸法因

缘生、有其果必有其因义；执一切唯由宿命决定（宿作因论），违孤因非缘不生、因果相续无间断义。违背缘起法则，必然得出有违真实的结论，堕入邪见深坑，其说必可由理性推析证明其有过，亦必可由经验事实证明其失当。

## 缘起性空与性空缘起

诸法缘起，如实说明了一切现象的本来面目，蕴含业力因果、空、无我等深义。依缘起法则观诸法之相状结构，则成法相论、俗谛，观诸法之体性，则成法性论、真谛。性、相二学及真、俗二谛，皆同一缘起法则的运用和演绎，乃至四谛、十二因缘，三法印、一实相印等，亦皆依缘起法则而建立。

诸法缘起的性质，便排除了自性的实有。自性，梵语曰Svabhava或Svalaksana谓自己本有、不依于他、不变不灭的实体、自体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一百释云：“自性者，名本有决定胜事。”“性名不相待不相同，常应独有。”《中论》云：“性名为无作，不待异法成。”“性名决定有，不可变异，如真金不可变，又如暗性不变为明，明性不变为暗。”若诸法有其自性，则应不待因缘，自然而有，且恒常如是，永不变易。如我人初生，若有自性，则应恒为婴孩，长生不死，而不应有少壮老死之变化。若诸法各有其自性，则种子应永远不发芽，草木应永远不生长，人应不呼吸吃喝，气温应永无升降，地球应永无动转。然而，纵观宇宙万有，若人若物若事，大至星云，小至电子，无不皆依缘而生，处于生灭变易之中。欲从现象界觅一本有自性、独立无依、恒常如是的東西，真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。无自性，无疑为宇宙万有普遍共具、恒常不变的根本性质，乃颠扑不破、无法证伪的真理，诸法这种无自性的本性，略称

“无性”，又称为“空”。《中论》偈云：“未曾有一法，不从因缘生，是故一切法，无不是空者。”从无常一不变、独存无依的主宰者的角度，空、无自性名为“无我”。空、无我，由缘起法则而必然成立，谓之“缘起性空”、“缘起无我”。由诸法缘起性空故，虽然万象森罗，此生彼灭，而其实并无一实有自性的实物出生，谓之“无生”，据凡有对法必不相离义，有生必有灭，无生则无灭，诸法既然无生，则亦不灭，不生不灭，谓之“涅槃”。诸法自性本来涅槃，便成为必然的结论。《摄大乘论》颂云：“由无性故成，后后所依止：无生灭本寂，自性般涅槃。”本来涅槃即为诸法本具的实相、法性、真如。

缘起性空的另一面，是“性空缘起”。性空缘起，略有二义。第一，正因为无自性，一切诸法才能依因缘而生起，宇宙纷纭万象才得以呈现；日月才得以明照，江河才得以流泻，草木才得以生长，花朵才得以开放，人的生命活动才得以维持，人类建设生活、创造文化的活动才得以展开。质言之，性空缘起之当体，便是五光十色、千差万别、生动活泼的宇宙万有之生灭呈现。《中论》偈云：“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若无空义者，一切则不成。”喻如依于空地，方能建房立舍。若有自性，地上先已挤满了建筑物，新房舍建到哪里去？《中论》偈又云：“汝破一切法，诸因缘空义，则破于世俗，诸余所有法。”如果缘起性空义能被破坏，世间一切现象，包括缘起性空义的人和其否定缘起性空义的邪见，便都无法存在，只要缘起法则一分钟不起作用，一切物质运动凝固，整个世界立刻便会毁坏。第二，依性空而缘起的万法，必然遵循因缘具足而生、因果相续等法则，其性质、作用、结构、互相间的关系、生灭变易之过程等，在现象界的层次而言，必然秩序井然，有条不紊，遵循一定的规律，不得错乱。自然科

学的各个门类，无不在为此提供证据。而对社会教化、身心修养及了生脱死来说，最重要的规律，是业报因果律。依缘起法则，我人身口意活动的业因，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果报，具如《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》所说种种因果种类别、因果更互相符顺、因果决定无杂乱等义。依此诸义，同类因必生同类果报，作善必有善报，作恶必有恶报，无漏业必有无漏果报；受报的时间，待于诸缘，通于三世，既可在今生现世，亦可延至他生后世。纵使身坏命终，由因果律所决定，身心相续的活动绝不会戛然而止，会以应有的方式相续，轮回于六道，将来必然会由现在身心相续而生的后世身心，承担现在未亟成熟的业报。根据诸缘有力无力、相摄相入的关系，还可引出因力强能伏违缘、令果决于因，缘势胜者能夺本因，令果决于缘等法则。依此类法则，可以别造强因（发菩提心等）强缘（如三皈依、礼念三宝等），以遮止宿业果报。

缘起性空、性空缘起，为缘起法则内蕴深义的两个方面。缘起性空观法性、观理，见真谛，性空缘起观法相、观事，见俗谛。性相理事二法，真俗二谛，一体不二，是名中道，为诸法真实之基本义蕴。《杂阿含》二六二经云：“如来离于二边，说于中道。”此所谓中道，即是“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”的缘起偈。中道，意谓既不片面说一切法实有自体，亦不片面说一切法空无一物，只说一切法因缘而生，非有非空，即有即空。《心经》云：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”这几句话标明了大乘般若的精义，是对中道义的概括。如果略加注释，填充以论据，则这几句话应为，“色缘起故不异空，空缘起故不异色，色缘起故即是空，空缘起故即是色；受想行识亦皆缘起故，亦复如是。”色受想行识五蕴，包括了一切物质、精神、心理现象，因其无不依因缘而生故，

无自性而空，因其无自性而空故，恒依因缘，生起色受想行识的现象，色受想行识当体即是自性空，自性空当体缘起为色受想行识，空之与有，一体不二。《中论》著名的“三是偈”云：“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义。”谓诸法由缘起故自性空，由自性空故缘起万有，万有之生既假托诸缘，则为“假有”而非实有，假有依人们特定的认识方式，用名言概念来表示，故称“假名”。由缘起而自性空，由缘起义假名有，依一缘起而有空假二义，空假二义终归不二，统一于缘起，是为中道的基本含义。

## 一心缘起论之贯摄

缘起法则，可用以观察一切，可推展演绎，作为各门科学的思想方法。《了本生死经》等分缘起为内、外二种，内缘起谓观众生死流转的因果，外缘起谓观种子、芽等一切外物。佛法虽亦观外缘起，然其重心，是从了生死的根本目的出发，观内缘起，以内摄外，将生死流转之因果及了生脱死的关键，归结于自心之染净，观察研究的重点唯在自心。木村泰贤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说得好：“佛教的根本精神，可谓在基于一心的缘起法则。”“同一缘起观的逐渐深化、复杂化，是种种佛教教理展开的主要线索，贯穿其间的根本立场：一、因一切皆成立于关系之上，故离了关系，便无实体存在；二、其根本谛理终归结于心。这是佛教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真髓，是佛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立场之最大特质。”佛教诸乘诸宗的教理，可总摄为“一心缘起论”或“缘起心枢论”，以依自心观染净因果为总纲维。掌握一心缘起论的内容、实质及其义理展开的脉络，是观察佛法与外道法的区别，观察佛教诸家学说之同异浅深、偏圆顿渐，得大总持的诀窍。

华严宗祖师曾将大小乘诸家之说，归纳

为业感缘起、赖耶缘起、如来藏缘起、法界缘起四种一心缘起论。近世日本学者多依此论立说，并加六大缘起等论。

**业感缘起论**，华严宗用以指小乘教之法，包括声闻乘之四谛与缘觉乘之十二因缘。四谛大略依“此生故彼生”的法则，从众生现前生老病死等八苦交攻的苦果（苦谛）观造成苦果之因，以心起贪瞋痴等烦恼，以烦恼为本而造有漏善恶业为感得六道轮回苦果之因（集谛）；依“此灭则彼灭”的法则，只要通过修持八正道、自净其心（道谛），灭却烦恼业因，则生死苦果自然灭尽，不生不灭的寂灭境界涅槃，于焉实现（灭谛）。十二因缘分析染净因果较四谛更为深细，大略亦依“此生则彼生”的法则，观老死忧悲之苦果因生而有，生从有（堕于三界的生命形态）生，有从取（执着希求）生，取从爱生，爱从受（领纳苦乐）生，受从触（心境接触）生，触从六入（眼耳鼻舌身意之门户开放）生，六入从名色（五蕴）生，名色从识生，识从行生，行从无名生，穷追生命缘起的十二连环，发现无名为老死忧悲等苦果之根株；又依“此灭则彼灭”的法则，只要灭尽无名，则行乃至老死忧悲，皆悉不得生，如伐毒树，其根若断，枝叶悉死。无名，即四谛中集谛所摄诸烦恼中的痴，一般释为过去世的烦恼，《摄大乘论》因此名十二缘起为“分别爱非爱缘起”。实际上，被认为烦恼惑业之本的痴、无名，本义为愚暗无智，不了真实，小乘教义中实指因计有实我实法、不知诸法缘起无我之真实而生的我执。三法印中作为中心的诸法无我印，即针对此执而设。

大乘、密乘诸宗的教理，实际上亦不出四谛或染净因果的框架，只不过其说法更为深细而已。

**阿赖耶缘起**，华严宗判为大乘始教（法相宗）义，《摄大乘论》名为“分别自性缘起”。大略谓众生各有心体阿赖耶识，其中

所藏无始以来有漏种子为因，以自己心识所变现的境相为缘，由不了境唯识变、不离心识，起俱生、分别两层我、法二执，以之为本，生七转识现行，现行又熏习种子，不断起惑造业，流转生死，自造成有碍、污染的根身器界；依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，发菩提心、修六度四摄等行为因，观万法唯识，破我法二执，渐转识为智，转身为佛身，转境为净土。

大乘空宗（中观学派、三论宗等）的教理，可名“性空缘起论”。其义略谓诸法因缘生，本无自性、空，空亦复空，为诸法实相；然众生的妄想识心，总是有违于缘起性空的真实，执假名为实有，起我法二执，横生戏论，执有执空，不见实相，由惑起业，或执假名有、造有漏业而轮转六道，或着空而不能彻法源底，出三界外生死；由息灭名言分别之戏论，证见诸法实相，勤修六度四摄，灭尽我法二执，乃超出三界内外生死，成就佛果。

**如来藏缘起**，华严宗判为大乘终教（《楞伽经》、《起信论》等所说）义。亦称“真如缘起”。略谓一切众生皆有本觉真心，亦名佛性、如来藏、心真如，本来寂灭清静，具足诸佛所证的一切清静功德，为世间、出世间一切法的体性，随缘现为世出世间一切法。由不觉此真心而生无名，以无名为本起生灭之八识，造成生死流转的众生界；然虽流转生死，真如随缘而不变，如来藏不减。若转迷为悟，则见本来是佛，与佛无异。众生与佛，区别唯在迷悟，而迷之与悟，皆依一真心本觉而起。

**法界缘起**，具称“圆融法界无尽缘起”，乃华严宗所判一乘圆教（华严、天台之学）义。大略谓一真法界（即众生本觉真心）全体显现为宇宙万法，万法皆自性空、唯心现，以同一真如为体故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互相摄入无碍，缘起无尽，交织成事事圆融、重重交参的法界大缘起网，喻如帝释天冠上的千珠（因陀罗网）：一一珠中

映现一切珠，一切珠摄入于一珠，相摄相入，重重无尽。众生即佛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诸佛所证、法界本具圆融无碍、缘起无尽的妙用，具足于众生之当念，本来现成，无欠无余，唯因妄念遮蔽而不得显现，若觉悟真心，以万行庄严佛果，则发无尽的妙用。

日本真言宗的**六大缘起论**，谓世间、出世间一切法，皆以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为体性，众生身六大与佛身六大无异，法尔具足佛智，心色无碍，当相即道，即事而真，唯由粗、细、极细三重妄执遮蔽自性清净心，使六大无碍的妙用不得显现。由修有相、无相二种瑜伽，身口意三业与佛果境界之三密相应，则妄执顿破，自性清净心的功德、六大无碍的妙用得以速疾显现。藏密无上瑜伽则说一种多层次的身心缘起论，分身心为粗、细、最细三层，粗心（前六识）依粗身（四大肉身）生分别妄执，细心（第七、八识）依细身（气脉明点）生俱生妄执（“八十性妄”），遮蔽最细风心之心体光明不得显发，而虽由惑起业流转六道，现为众生，其五蕴、五大、十种气等，当体与佛无异，即身即佛；由修身语心，令心性光明显发，则凡夫身转为佛身，即身成佛。藏密大圆满见、大手印见、道果见，大体皆说即心即佛、即身即佛，生死、涅槃一切法皆本觉真心所显现，真心本具三身四智，不假修造，当体即是。由顿观心性，依本来是佛、圆满具足的正见修光明定，达无修无证，穷尽法性，则速疾成佛。基本属如来藏缘起论。

诸乘诸宗的一心缘起论义理虽不无差别，然皆不离被视为佛法身舍利的缘起偈所示义的基本立场，皆依“诸法因缘生，我说是因缘，因缘尽故灭，我作如是说”，就心而观染净因果，将生死流转之因归结于自心的无明迷染，以尽除无明染因为解脱生死诸苦、超出因缘和合的有为境界之要道。诸说的区别，在所观之心，有真妄之差，所说无

明，有浅深之别，就所观之心而言，业感缘起论、性空缘起论所观唯前六识，阿赖耶识缘起论所观为八识，皆属妄心；如来藏缘起论、法界缘起论、六大缘起论等所观为九识，属真心。业感缘起论说灭妄归真，阿赖耶缘起论说转妄为真，性空缘起论说离妄即真，如来藏缘起论等说即妄即真，其实质皆不出缘起偈“因缘尽故灭”离无明妄因即寂灭涅槃的大旨。就所说无明而言，业感缘起论以不知诸法无我之真实而起烦恼为无明，性空缘起论以由名言分别戏论所起我法二执为无明，赖耶缘起论以不了万法唯识、心亦无心而生的分别、俱生我法二执为无明，如来藏缘起论等以迷昧本觉真心绝待圆满为无明。不了诸法无我，乃诸宗所共认的无明之本。

天台、华严二宗，曾以四谛为诸乘诸宗教义之共同纲宗，将诸家教理归纳于四种四谛：一、生灭四谛，从以灭灭生的角度，说灭尽无明染因而证寂灭涅槃，业感缘起论属此；二、无生四谛从因缘生法自性本空的角度，说体证无明无本、烦恼本空、诸法本来涅槃，与实相相应而修万行，证入涅槃，性空缘起论属此；三、无作四谛，从肯定众生心性即佛的角度，说众生本觉真心在凡不减、在圣不增，离作为修造而修万行，转迷为悟，即显本觉所具德用，如来藏缘起论属此；四、无量四谛，从观佛因行果地境界的角度，说一真法界本具无量无碍妙用，以圆契真理的无量愿行而显现，法界缘起论属此。

纵观诸家之说，从业感缘起论到法界缘起论，从生灭四谛到无量四谛，无论从所依心识之真妄、所说无明的深浅、所观境之广狭，还是从圆融性相、真俗的中道义而言，都可看出其所说义前浅后深、前局后圆、前渐后顿，次第深化而渐臻圆极。

诸家一心缘起论的义理虽繁，而其精义，可于现前观一念妄心而总摄之。当现前心境相接，心被声色名利吸摄而起一念烦恼时，观此烦恼令身心热恼，为恶业之本，当

念能生欲界苦果，识欲除苦果，须灭尽染因，为观业感缘起；次观所起烦恼染因，以自己心识深层染污种子为根株，分别境相为缘，执名相分别的外境为离心实有而生我法二执为本，观所分别的外境，其实不离内心分别，所执名相乃自心所变造，为观阿赖耶缘起；次观外境名相既依自心分别而生，依境而生的分别心亦无自性而空，空的观念亦空，以无所得为诀要，于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之际体证诸法实相，为观性空缘起；次观与实相相应的离念境界，具空、明、乐等众德，现世间、出世间一切万法，此心即佛，本来无减，强名为真心、如来藏心等，为观如来藏缘起；次以前所见无碍真心，起无量行愿，修六度万行，因果同时，念念中显现本心所具清净功德，功圆满，事事无碍、缘起无尽的妙用圆满显现，即证入法界缘起。

## 性起与缘起

“性起”一语，本出晋译《华严经·如来性起品》（新译译为《如来出现品》），意谓佛自内证法，恒与真如本性相应，能遍应诸缘，起诸妙用，度化众生，其德用从法性自然现起，故名性起。华严宗依此建立性起说，以与众生界之诸法由缘起相区别。澄观大师《华严经玄谈记》云：“若以染夺净，则属众生，故唯缘起；今以净夺染，唯属诸佛，故名性起。”

诸佛所证性起之功德，乃从体起用，自在无碍，万德庄严，具有与众生界缘起之触处成碍、众苦交迫迥然不同的不思议妙用。众生界俗谛所摄、受因果律制约的空间、时间、一多、净秽等，在佛果境界中完全失其有碍性，根身器界，一切皆随心所欲，能转于物而不被物所转，具有种种清净庄严和无碍无尽的妙用。由空间无碍，大小随意，能现大身满虚空界，能“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坐微

尘里转大法轮”（《楞严经》），恒沙佛刹，弹指即到，此灭彼现，速如影响；由时间无碍，念劫圆融，能于一念入无量劫，能缩无量劫为一念；由一多无碍，能以一身入多身，多身入一身，分身化现无量世界，利乐、度化众生；由净秽无碍，能于刀山剑树、粪池污秽中显现清净庄严，能以瞋怒淫欲为度人的方便，五浊具足的娑婆世界，于释迦佛则现为备极清净庄严的净土；由境智无碍，五眼常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具四智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八大自在、三明六通、十八不共佛法等功德。佛果境界性起之清净庄严、无碍无尽，以《华严经》述说最称周详。

诸佛所证性起之妙用，乃圆契于本具真如法性、由万行庄严之因缘而显现，是一切众生自性潜能的圆满开发。其理其德，必应内具于现象界、众生身心，而不在此外，故应可通过如实观察现象界、自己身心而得到理性的解释，由现象界普遍共依的缘起法则而推知。

依缘起法则，诸有为法既然皆因缘和合，无自性而空，唯心所现，则时间、空间、一多、净秽、境智等，亦无不空无自性，唯心所现，便本来无碍，没有能生起障碍的实体，障碍只是依众生自心的迷执而起，而迷执、无明，毕竟亦无其自性，如《大乘起信论》所比喻：有如迷人认东为西，一旦觉悟，知东非西，则见其迷昧本无自体。但万法既能缘起，亦应有一个能起为万法的体性；既有生灭无常、依缘而起的万法假有，必应有不生不灭、不依缘起的实体，而且此实体与万法应一体不二。这生不灭、不待缘起的万法体性，由理性推析，便只有万法共具的缘起性空之本性。若问万法依何体性生起，只能说：依本来自性空而缘起。因此，从理上说，缘起的当体，便是性起。《华严游心法界记》云：“即彼此相由无自性，无性为果而生，生即不生，名为性起。何以



故？即果自体而是性故。其犹壁上画树，乍看谓言从壁上生，克体全总是壁。”《华严谈玄记》云：“今以从缘无性，缘起即名性起。”

若从一真法界或真心的角度表述，则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宇宙万法之全体，皆一真法界或绝待真心本具德用的显现、现起，无有一法出法性外，诸佛所证万德庄严的果地境界如是，众生所受用众苦交迫的世界境界亦如是。《普贤行愿品疏抄》云：“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全是性起，性外更无别法。所以诸佛与众生交彻，净土与秽土融通，法法彼此互收，尘尘悉色法界，相即相入，无碍溶融。”又说：“真性湛然灵明，全体即用，故法尔常为万法，万法常自寂然。”真如随缘而现为众生界，众生虽违背真如而起惑造业，也不能令性空缘起的法性稍有改变。全体即用，翻过来应是全用即体，诸佛所证的无碍妙用，便是对法性理体的最佳表述。由全体即用，故当相即道，即事而真，由全用即体，故不但三明六通、大慈大悲是法性德用，即瞋怒淫欲，亦是法性体具，天台宗依此立“性具”说，谓诸佛不断性恶，众生不断性善。密宗依此义，设以瞋怒贪淫为道的方便道。天台宗还依全体即用、全用即体义，立“一念三千”说，谓现前一念由法性全体而起故，具足法性体上所具的一切凡圣功德。

缘起、性起理虽是一，然就事法而言，诸佛顺法性而起，从体起用，则妙用无碍，受用常乐我净；众生迷理、背理而起念生心，便不能不受世间缘起法则的支配，生灭无常，流转六道。佛与众生虽共同取自心宝藏而用，然由顺逆之差、迷悟之殊，其受用、价值的差别，岂止天渊。故缘起与性起，虽一体不二，又非是一。《华严经问答》云：“然即其缘起，离相顺起，故为性起；即是性起，随缘故为缘起。虽无二体，二义不相是也。”

诸佛从体起用，在其自受用境界中，达

到了绝对自在、完全无碍，无所不能，并以无缘大悲，平等悲悯一切众生，常念济度，具利乐，济度众生的不思议力用。但佛入于世间层次，能否实际度化、利益众生，还得循性起与缘起交彻的本然法则，在一定程度上受世间因缘、因果法则的制约，须依佛与众生双方的因缘而生事用，不由佛单方面的孤因寡缘所决定。若佛于众生亦具无碍力用，则众生界早应被古佛所度空，岂得至今尚有无量众生？唐嵩岳元珪禅师为岳神说佛有三不能：

“佛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；佛能知群有性，穷万劫事，而不能化导无缘；佛能度无量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。”佛虽能化无量身，“随缘赴感靡不周，”而无缘者亦难见；佛虽誓愿普度一切众生，亦不能一厢情愿度化无缘。喻如日月虽明，不能令盲瞽者眼见其明；又如月影能普映于众水，而不能映现于浊流洪波。由此而言，佛在他受用境界，尚未得绝对自由，而是处于向绝对自由的不断实现中。

何为能获得诸佛利益济度的因缘？前世今生，深信乐，皈依三宝，听闻佛法，供养布施，如法修学，乃至仅闻佛法名字，于三宝生一念恭敬信仰，于塔像作一礼拜、鞠躬、合掌，拈一炷香，持一声佛菩萨名号真言等，皆种下了能感得佛菩萨济度利益、乃至将来必定成佛的净因。当具备善知识引导、自己发心希求等善缘时，必能感得佛菩萨强大增上缘的加持。

当众生皈依祈念等净因善缘与佛菩萨的无缘大悲、无碍力用之增上缘结合时，便会得到佛菩萨的护念加持，性起与缘起交参，能起超越世间缘起关系尤业力因果的巨大作用，生消罪灭障、解冤息灾、增福益智，乃至往生净土、即身成佛等功德。如经称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能解脱厄难怖畏、得种种利益；深信切愿念佛求生净土，乃至临终十念，亦得乘弥陀佛本愿功德，横超生死，带业往生于极乐之邦，即生永出生死苦

# 以责任感和自信心开拓人生

## ——读《法华经》一得

陈星桥

在大乘佛教中,《法华经》素有经中之王的美誉。舍利弗顶礼三请,世尊方为宣说,足见此誉不虚。在《方便品》中,世尊一言九鼎地说:“十方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即,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,得清净故出现于世。”并指出: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以“无量无数方便,种种譬喻言辞,而为众生演说诸法,是法皆为一佛乘故,是诸众生从佛闻法,究竟皆得一切种智。”释尊开门见山、开权显实之说的确令舍利弗等声闻众惊喜不已。在《譬喻品》中,舍利弗欢喜踊跃,在佛前表达了他高兴的心情:

“我曾见到众多的菩萨得佛授记,而常自责,声闻之不被授记,是因为不解方便随宜所说,得少为足。而今从佛得闻未曾有法,断诸疑恼,身意泰然。确信我们也能得到最高的佛的悟境。”

听过舍利弗的表白之后,释尊授记说:

“你于未来世经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

劫,供养若干千万亿佛,奉持正法,具足菩萨所行之道,当得作佛。”

在这里,释尊指出了成佛的三个条件:供养诸佛、奉持正法和实践菩萨行。这三条也是我们每个佛教徒一生中应予实践的。

所谓供养诸佛,就是要象常不轻菩萨那样,常礼敬在每日生活中接触的人的佛性,对于遇见的人,尊重他们的存在,关心爱护他们,即是供养诸佛。如每天遇见十人而礼拜其佛性,则不外乎供养十尊佛陀。

所谓奉持正法,可以理解为遵循自然法则,与万物和睦相处。因为世界上的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,相辅相成,各各事物无不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。懂得了这一点,也就懂得尊重他人,不损害自然,从而采取融万物于一体的和谐的生活方式。

所谓菩萨行,就是积极地去使他人幸福的事情,所谓布施行等等。概括来说,就是以自己的言行和心服务于他人,服务于社会。

海,三密相应而持表佛菩萨功德誓愿的神咒,能即身成就佛菩萨三业之功德。古今感应昭著,验证殷殷,不胜枚举。

获得佛菩萨加持功德的大小,完全依众生一方的因缘而定。愈是深信不疑,虔诚不慢,除一切妄念、我执,全身心向佛菩萨开放,愈易得佛菩萨加持。当心与佛之本愿、佛果境界相应无间时,便能全摄佛果功德归于自己,或者说自己被佛果功德完全摄入,

令自性本具清净功德、无碍妙用速疾显现。《大日经·悉地出现品》云:“以我功德力,如来加持力,及以法界力”,三力结合,成就诸愿。而自己净因善缘的缘起功德力,如来性起之加持力,皆依法界本具功德力而显。依自他二力结合,令法界无碍无尽的功德速疾显现的原理而设的净土法门、秘密法门,无疑为速疾脱离生死的捷径。